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七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事實類苑

宋江少虞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一至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鈔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事實類苑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宋江少虞撰少虞字里未詳據序首自題稱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而江西通志亦未載其履貫蓋其事蹟已不可復考矣其書成於紹興十五年以宋代朝章國典見於諸家記錄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提要

甚多而畧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為選擇類次之分祖宗聖訓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德量智識顧問奏對忠言讜論典禮音律官政治績衣冠盛事官職儀制詞翰書籍典故治草詩賦歌詠文章四六曠達隱逸仙釋僧道休祥夢兆占相醫藥書畫技藝忠孝節義將相才畧知人薦舉廣知博識風俗雜誌凡二十四門自序作二十八門蓋傳錄之訛也所引之

書悉以類相從全錄原文不加增損而以書

名注明每條之下共六十餘家凡用功十四

年而成故徵採極為浩博至其雜摭成編有

一事為兩書所載而先後並存者又如遼鎬

稱遼和尚等事及諸家詩話所摘唐人詩句

皆與宋朝事實無闕亦槩錄之未免有汜濫

之失然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畧具於斯實可

資於辨証王士禎居易錄稱為宋人說部之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提要

二

宏脩而有裨於史者良非虛語至其間若國

朝事始三朝聖政錄三朝訓鑒蓬山志忠言

讜論元豐聖訓傳商公佳話兩朝實訓熙寧

奏對劉真之詩話李學士叢談等書俱已久

佚無傳均藉此足以考見一二尤說家之

總彙矣王士禎又載此書四十卷而今本實

六十三卷檢勘諸本皆合並無同異疑亦士

禎筆誤之失云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提要

三

事實類苑原序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哀擲有所未盡況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踈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原序

宋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踵古治而增華未有緝熙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數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外學所得見者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日今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於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嘗惜其畧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

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為一書名曰皇

宋事實類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異域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末不敢斷以已意錄而存之將以有望於後之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原序

云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江少虞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一

祖宗聖訓

宋 江少虞 撰

太祖

太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毋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陞辭之日俶感泣再拜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袱封

識甚密以賜且戒以塗中密觀洎即塗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地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郡地數百里築堡阨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為桴蔽渭而上後蕃部率帳屬絕渭奪筏殺防兵出師與我戰我兵剪戮甚衆生擒數十人繫俘於獄以聞太祖憫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三

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連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於朝

並涑水紀聞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謀之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錢俶進寶犀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

倣請宣示一觀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倣大魏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太祖著帽絮被裘御講武殿擅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股栗畏懾此所以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卷一

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用絁袴麻鞋寢殿門懸青布緣簾殿中設青布幔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

出傅商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倣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出東軒筆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之武臣亦當使之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出涑水記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致理之要多遜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卷一

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宰相須用儒者

盧後果大用蓋肇於此出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

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彼中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庭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募戰士以圖

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出歸田錄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太祖朝嘗衣貼絨鋪翠襦

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窺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
卷一

五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於地令杵碎之曰

汝以何器貯食似此不亡何待

以上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

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物色之矣自後普不復敢言

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懼至醉經宿未嘗不

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子可斬也此天

子解舍耳汝敢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田獵墜馬怒自挾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常寵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上曰汝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
卷一

六

故不樂也

太祖採聽明遠每遇邊關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仙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

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
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策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剋城寨
止籍器甲芻糧耳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
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
將王仁瞻自劍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彰已惡歷數全斌
等數將貪黷財貨縱弛兵律俱為所訴反欲以自蔽太
祖笑謂仁瞻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
誰耶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懼止有曹彬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七

出涑水
紀聞

一人耳臺臣請深治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光義為先鋒曹彬為都監沈
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三千人是
時曹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
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
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
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委任者轉亂殺人又曰曹彬但

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
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
王授金州節度餘皆進擢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
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
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
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肯
署字太祖令取進呈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
對朕堅自伏罪曰臣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八

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
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從初
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
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
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
詔旨不敢違越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
子璨瑋琮珣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已上出丁
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未

霽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倘不即止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詔與嶽神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桎梏於汝至太極殿齋宿辰巳間雨霽洛陽令督役夫輩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雨復作無畏西僧唐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祈雨輒應事具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

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曰最爾城而久不下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上曰吾蒐簡訓練汝曹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

激往往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散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鉄撾撻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衣帶及鞍勒拜太府卿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太祖讓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卷一

十

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殉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並見宋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人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

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軍擁迫而回不得已而徇眾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君不得殺害百姓不得取奪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戴於是三軍曰不敢違命出丁晉公談錄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問曰此何以異於常搥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即劍柄也有刀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此時此物固足恃乎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十一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達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宰相論達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已上出凍水紀聞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庫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

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候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嘗好言外事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民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此大辱國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上即日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十三

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賞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略如此

劉鋹性絕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服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閩中多置醢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至煩王師致討罪在不

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太祖笑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銀銀慚謝

太祖善馭豪傑得人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目謂左右曰人皆言亡身為國然皆人之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皆侍側有天廂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上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十三

仇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州檻生虎來獻上令以金羊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吐不合視之有骨橫鯁喉中上目左右內侍李承訓即引手採取無所畏常因御五鳳樓有風高墮南角樓鴟尾上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舉屋桷以登緣歷危險取之以獻觀之胆落蓋試其趨捷也太祖始自總戎為士卒畏服及踐阼善闕藉者多以

闕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闕毆以教勝負漸增俸

緡遷隸上軍闕侵晨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不合闕

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闕曰西川除在

天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奮勇思

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才七千人

居常衛士直廬中或給以棊枰令對奕為樂曰此徒端

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立班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十四

院號川殿直南郊賞給凡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登聞鼓訴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創哉盡捕違狀者四十人斬於市餘悉配隸下軍遂廢其班一日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詰得遺火卒縛於火中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維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勲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

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蒐權之利悉以與之其貨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謀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東之憂

出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相曰須出古來未嘗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三年平蜀官人有入掖廷者太祖因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此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曰蜀中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必用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十五

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以青布緣幃簾宮中闔幕無文采之飾常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

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常為隊長掌衛殿廉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荊州貴之親吏在德州為奸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

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紀於紙伺便言之一日探懷中所記進曰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取記紙召黃門傳中旨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曰與左贊善珪慙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偶出因忽幸其第時兩浙錢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普方置在廡下會車駕至倉卒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嘗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十六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外補援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大樂令

出通水燕談

自唐寶大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太祖即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民

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眾莫不即時聽命

太祖既好讀書常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

法網之密哉蓋有意措刑矣

出事實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卷一

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二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守儉素外絕游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是必未晚略說其體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食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求永久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

事實類苑卷一

近日內外皆來上對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
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
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
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節自
凌晨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夏晝
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卷二

二

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使就枕血脉凝
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
在乎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加意無自輕於攝養
也

上嘗御便座錄京城繫囚至日昃近臣或以勞苦過甚
上曰不然倘罪及無辜使獄訟平反不致枉撓朕意深
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治
民耳如受任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

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為政尚能致茲
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致
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亂係
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陰陽和順寰宇寧謐
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
善惡之事以準古成憲上資神聖中外甚幸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
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治體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卷二

三

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上閱宰執定刑
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
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
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二年契丹
寇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
論上遣軍吏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得毋所部
召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部之闕 乾寧軍令部送民